

清代筆記叢刊
堅瓠集

褚人穫著

二十

世宗憲皇帝

御製

序

堅瓠餘集卷之三目錄

陳學究

南雄淫祠

妓飛入火爐

煖金盒

牛生奇遇

甌水為醪

菊花仙

却鼠符

水為火禽即獸

雙頭雞

狼子

決點僕

杖樂工

真宗遊洞天

少林寺僧

三角碎瓦

瑞炭

群鬼面衣

琢雪為銀

月作異人

宗彞

毛龍

賤人未可苟合

夏翁有識

沉竹籠

去處去

呼石得水

雷異

山分移

韓侂冑墓

土神娶婦

喫水縛盜

鄮字音義

牂犵

乞丐

興亡數合

索疆索殿

一月兩日

象棋車馬

狼筋

伏突

獨孤信側帽

女儒

緹縈

儂家

周禮奔者不禁

宋書異同

行馬

轅門

寡人

尾微通用

過海封王

五國城

奇計却敵

天女使

天女相偶

女子墜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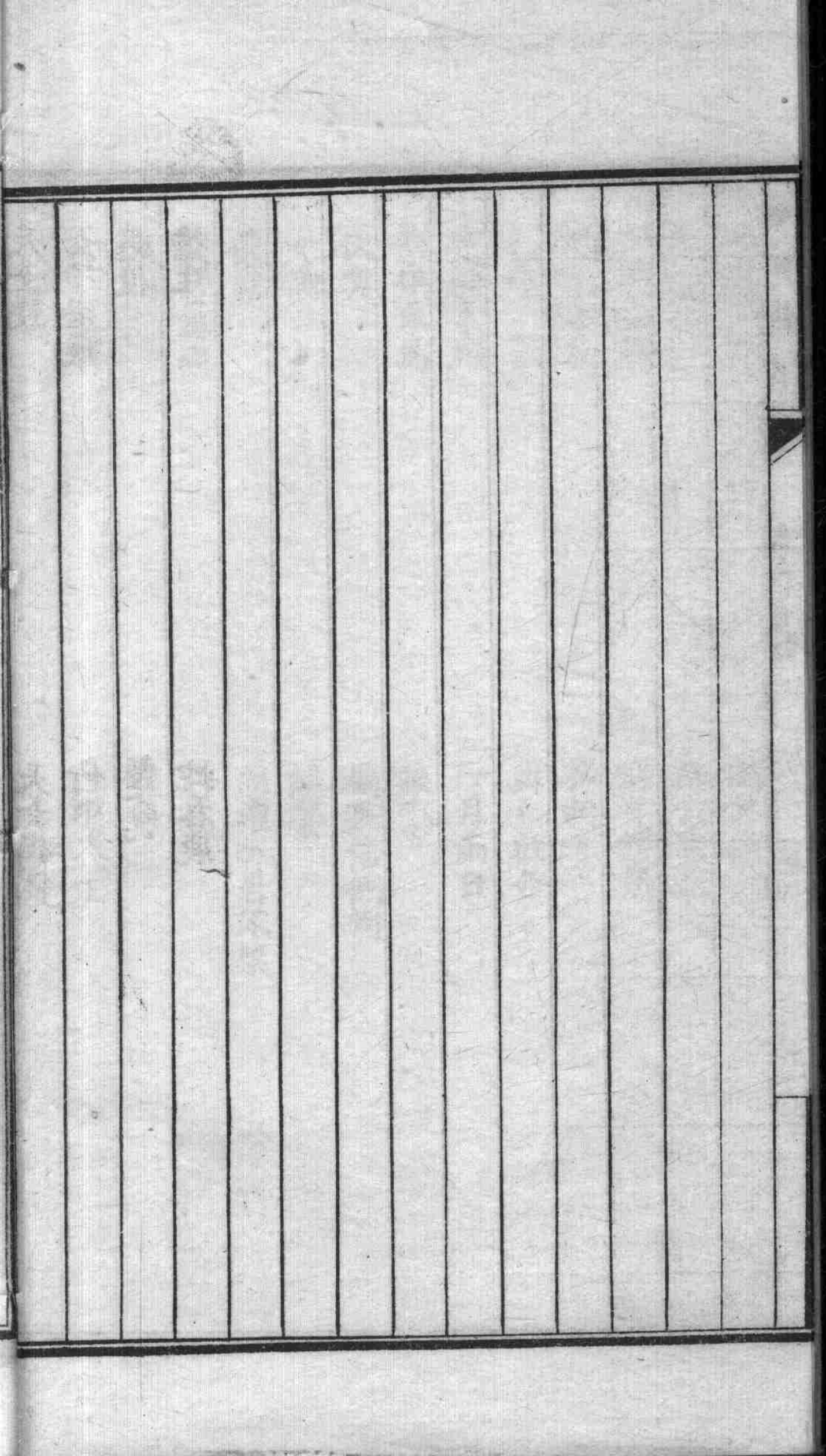
竹中人

避役

擊甕

擔生

蛇吞鹿



堅執餘集卷之三

清 長洲石農褚人獲學稼纂輯

陳學究

了菴雜錄宋太祖生西京夾馬營中。營前有陳學究失其名。聚徒設教。太祖幼時嘗從受學。頗得其益。後又與趙學究往還。即趙普也。及舉大事。二人俱在左右。然太祖但與趙計事。陳不與也。至踐祚。用普為相。而恩不及陳。陳仍于陳州聚徒設教。太宗判南衙時。召之來。贈以金帛而遣之。中途盡為盜劫去。生徒日衰。至不免飢寒。太宗即位。以左司諫召之。官吏集其門。館之驛舍。一夕醉飽而死。兩學究同遇真主于龍潛之時。而命運不同如此。然太祖之待舊師。殊欠厚道。

真宗遊洞天

行營雜錄宋真宗祥符中。封禪事竣。宰執入對便殿。帝曰。治平無事。久欲與卿等至一處閒玩。今日可矣。遂引諸臣及一二內侍入一小殿。庭中有假山甚高。山面有洞。帝先入。諸臣從行。初覺昏暗。行數十步。則天字豁然。千峰百嶂。雜花瑤草。極天下之偉觀。少焉至一所。重樓複閣。金碧照耀。一道士貌奇。口出揖帝。禮甚恭。帝亦敬答之。

既而開筵邀飲。揖帝坐上席。帝遜謝再三。然後坐。諸臣再拜。居道士之次。所談皆微妙之旨。其酒肴皆非人世所有。鸞鶴舞庭際。笙簫振林木。至晚乃罷。道士送出門。謂帝曰。萬幾之暇。無惜與諸公頻見過也。復由舊路以歸。諸臣請問此何處。帝曰。此道家所謂蓬萊三山者也。諸臣自失者累日。後亦不再往。不知何術以致此也。

南雄淫祠

廣東南雄府學有淫祠。中塑女子像。號聖姑。師生媚禱虔甚。永樂十三年。吉安永豐彭勗。以進士乞外補。得教授南雄。聞祠事。意欲毀之。而未言。未至郡百餘里。一生來迎候甚恭。彭問曰。予未有宿戒。子何自知之。生曰。聖姑見夢言之。且道公邑里姓第甚悉。特遣相候耳。因言聖姑之神異。以感動之。彭益怒。抵任。積薪祠所。擬以夜往。佯為遺火。以焚焉。生又夢聖姑曰。此翁意極不善。子盍為我言之。否則吾亦能為之禍。一二日間。當先死。其奴後若干日子與婦死。若干日死其身矣。生具以告。彭任之數日。其奴詹果暴死。家人惟潛禱而蘇。聞之益怒。遂投炬焚之。後子及婦相繼皆死。如神言。學徒咸勸復其祠。不許。至期彭竟無恙。生疑之一夕。復夢聖姑。因詰其言不驗。聖姑曰。我鬼也。安能生死人。彼自是命當絕。吾特前知之以相恐耳。彭公貴人。前程

聖姑曰我鬼也安能生死人彼自是命當絕吾特前知之以示耳豈公貴人前未遠大何敢犯耶。後以御史提學南畿為師儒表帥仕終按察副使。

少林寺僧

今人談武藝輒曰從少林寺出來。昔唐太宗征王世充用少林寺僧眾破之。其首功十三人。最者曰曇宗。封大將軍。次論功封爵有差。有不願官者。賜田四十頃。聽其焚修。給勅護寺。是以拳勇之風至今不替。因思楊業為宋名將。累摧契丹。兵至號為楊無敵。其家子孫人人驍勇。後為王侁所悞。陷敵被擒。不食三日死。今人但稱楊家將。而子孫泯滅。無聞少林寺之名。獨傳世有千年僧寺。無千年宗族。信然。

妓飛入火爐

廣辟寒。唐末蜀人攻岐。還至白石鎮。裨將王宗信止普安禪院僧房。時嚴冬。中有大禪爐。熾炭甚盛。宗信擁妓女十餘人。各據僧床寢息。忽見一姬飛入爐中。宛轉于熾炭之上。宗信忙救之。衣服並不焦灼。又見一姬飛入如前。又救之。頃之諸妓或出或入。各昏迷失音。親吏隔牆告都招討使王宗儔。宗儔至。一一提臂而出。視之。衣裾纖毫不損。訊之。皆云。被胡僧提入火中。宗信大怒。召諸僧至。令妓識之。有周和尚者。身長貌胡。皆曰。此是也。宗信鞭之數百。又縛手足。欲取熾炭炙之。宗儔知此僧乃一村

夫新落髮一無所解。遂解其縛。使逸去。

三角碎瓦

茅山道士陳某。遊海陵。宿于逆旅。雨雪方甚。有同宿者。身衣單葛。欲與同寢。而嫌其垢弊。乃曰。寒雪如此。何以過夜。答曰。君但卧。無以見憂。既就寢。陳竊視之。見懷中出三角碎瓦數片。練條貫之。燒于燈上。俄而火熾。一室皆煖。陳去衣被。乃得寢。天未明而行。則寒冷如故矣。

煖金盒

進士張無頗。遇袁天罡女大孃授藥。以煖金盒盛之。曰。寒時但出此盒。則一室暄熱。不假爐炭矣。金盒乃廣利王宮中之寶。

瑞炭

西涼國進炭百條。各長尺餘。其炭青色。堅硬如鐵。名曰瑞炭。燒于爐中。無焰而有光。每條可燒十日。其熱氣逼人而不可近。○唐內庫有七寶硯爐。每至冬寒。硯凍。置于爐上。不勞置火。硯冰自消。

牛生奇遇

牛生自河東赴舉。行至華州。宿一村店。其日雪甚。令主人造湯餅。昏時。一人窮寒。衣

服藍縷亦來投宿。生見而憐之。要與同食。人曰。某窮寒。不辦得錢。今空腹已行百餘里矣。遂飽食卧于床前。其聲如雷。至五更。其人謂生曰。請公略至門外。有事要言之。連催出門曰。某非人。冥使耳。深媿昨夜一餐。今有少報。可置三幅紙及筆硯來。生與之。令生遠立。自坐樹下。袖中出一卷書。看數頁。即書兩行。如此三度。求紙封之。書第一封。第二封。第三封。付生曰。公若遇災難危篤。即焚香以次開之。視若或可免。即不須開。言訖。行數步不見矣。生緘置書囊中。及至京。止客戶坊。貧甚絕食。忽憶此書。遂開第一封。上云。可于菩提寺門前坐。自客戶坊至菩提寺。有三十餘里。饑困且雨雪。乘驢而往。自晨至鼓聲欲絕。方至寺門。坐未定。一僧自寺內叱生曰。雨雪連綿。何為至此。若凍死。豈不相累耶。生曰。某是舉人。至此值夜。畧借寺門前一宿。明日當去。僧云。不知是秀才。可進宿也。既入。僧設火具食。語久之。曰。賢宗晉陽長官。與秀才遠近。生曰。叔父也。僧乃取晉陽手書。令識之。皆不謬。僧喜曰。晉陽常寄錢三千貫在此。絕不來取。某年老一朝溘逝。便無所付。今盡以相與。生先取錢千貫。買宅置車馬。納僕妾。頓為富人。後以求名失路。復開第二封書云。西市食店張家樓上坐。生如言。詣張氏獨止一室。下簾而坐。有數少年上樓來。中一白衫人坐定。一人曰。某本只有五百

千。今請添至七百千。此外力不及也。一人曰。進士及第。何惜千緡。生知其貨及第矣。出揖之。白衫少年。即主司之子。生曰。某以千貫奉郎君。別有二百千。奉諸公酒食之費。不煩他議也。少年許之。果登上第。歷任臺省。後為河中節度副使。經一年。疾困。遂開第三封。題云。可處置家事。乃沐浴。修遺書。纔訖而終。

羣鬼面衣

陸餘慶少時嘗冬月于徐臺間夜行。左右以囊橐前往。餘慶緩轡從之。寒甚。會羣鬼環火而坐。慶以為人。下馬就火。訝火燄熾而不煖。慶曰。火何冷。可為我脫靴。羣鬼不應。但俯而笑。慶顧視之。見羣鬼悉有面衣。慶驚馳馬而去。其傍居人謂慶曰。此地有鬼為祟。遇之者多斃。郎君無所驚懼。必福助也。後果富貴。

甌水為醪

唐宣宗在藩時。嘗從駕回。而誤墜馬。從人不知。比二更。乃能興。時天大雪。四顧無人聲。寒甚。會巡警者至。大驚。上曰。我光王也。誤墜在此。困且渴。若為我求水。警者于旁近得水以進。遂去。上良久起。舉甌將飲。顧甌中水已為芳醪矣。上喜自負。舉一甌已而體微煖。有力。步歸藩邸。後即帝位。

琢雪為銀

女冠耿先生於大雪中。南唐後主戲謂曰。先生能以雪為銀乎。耿曰。能。乃取雪削之。為銀錠狀。投于熾炭中。灰埃全起。徐以炭周覆。過食頃。曰。可矣。乃持以出。赫然洞赤。置于地。及冷。鏗然銀錠。而刀迹具在。反視其下。若垂酥滴乳之狀。蓋初為火之所融。釋也。時傳先生所作雪銀甚多。

菊華仙

夸堅志。嘉州士人黃棠。博學能文。謂取功名如拾芥。肄業成都府學。學有菊花仙神祠。傳為漢宮女。諸生求名者。影響答之。棠嘗夜讀。見美女立燈下。棠驚問。汝何氏。輒至此。女笑曰。吾乃菊花仙。以君今舉當高第。故來報喜。初任郫縣主簿。宜勉之。遂不見。是歲果獲鄉薦。赴部試。至郫縣境。憇逆旅。有負水至者。棠酌飲之。又傾其餘以濯足。負者曰。村疇乏水。數里行汲得至此。飲尚不敷。忍用濯足。棠怒曰。候我為主簿。當治爾。及試失利。復入學。見女於廊下。棠誚其言不驗。女曰。汝不能謹。輕已告人。且欲逞私憾。豈汝容乎。必欲成名。須修德乃可。棠自追悔。省咎克責。後一舉登科。

月作異人

壽州唐中丞慶栖泊京都。雇一月作人。頗極專謹。口不言錢。冬日見卧雪中。呼起無寒色。唐深異之。後為鹽樵使過河中。欲別歸。唐曰。吾方請厚祿。得報爾勤勞。又懇請唐固留。行至蒲津。酒醉與人相毆。節帥決脊二十。唐救免不得。纔出城。乃至。唐曰。汝爭得來。曰。來別中丞。唐令袒背視之。並無傷痕。大驚。遂下馬與語。答曰。某所不欲經河中過者。為有此報。今已償了。別中丞去。與錢帛皆不受。置于地。再拜而逝。

却鼠符

僖宗末。廣陵丐者杜可均。當大雪。造酒家樂。姓者求飲。見主事者白。云。人以衣換酒。收藏不謹。為鼠所嚙。杜即令治淨室。曰。某有一符。能却鼠。試書之。既有驗。可盡此室。永無鼠矣。至焚符。鼠遂絕。

宗彞

貴州思南有山。形如甌。名甌峯。人跡罕到。中有獸。曰宗彞。類獼猴。巢于高樹。老者上居樹頂。子孫以次居下。老者不多出。子孫居下者出。得菓實。即傳遞至上。上者食。然後傳遞至下。下者方食。上者未食。下者不敢食也。先儒謂此獸名虎雌。古人用以繪于袞。取其孝也。今解尚書者。謂袞衣所繪宗彞為祭器。其器上有虎雌形。故曰取其

孝而不知宗彞即虎雌也

水為火禽即獸

拾遺記西海之西有浮玉山山下有巨穴穴中有熱水其色若火晝則冥冥夜則光照穴外雖波濤奔湧而光不減唐堯時其光爛起化為赤雲日輝四映照徹百川蓋應火德之運也○舜崩于蒼梧之野有大鳥從丹丘來口吐五色雲銜土成丘境此鳥名憑霄雀能反形變色棲木則為禽行地即為獸變化無常

毛龍

拾遺記南潯之國有洞穴極陰深中有龍體生五色毛唐堯時其國獻二毛龍一雌一雄乃置豢龍之官至夏代養龍不絕禹導川乘此龍及水土平放之海

雙頭雞

漢武帝時大月氏國獻雙頭雞四足一尾鳴則二頭俱鳴帝置于甘泉宮更以他雞混之得其種而不能鳴人以為不祥帝命送還其國行至西關雞反顧漢宮而哀鳴飛入霄漢不知所往時有謠云三七末世雞不鳴宮中荆棘亂相繫當有九虎爭為帝及王莽篡位有九虎將軍之號

賤人未可苟合

碣石刺談。江西舉人龍復禮。美髭髯。自言平生未嘗與妓苟合。蓋恐構精受孕。生男必為樂工。生女必為娼婦。父母之遺體。淪於污賤矣。此言似迂。而實中理。後飲一士夫家。兩行樂工排列。有一未冠者。面貌形體與主人甚相似。異而問之。樂工年長者。此是誰家子。工人云。花生子。有母而無父。已而咨訪主人。曾與其母私。蓋不肯認為己子也。

狼子

古稱狼子野心。狼子非無本。昔突厥為鄰國所滅。止留九歲一子。斷其手足。棄於溝中。有牝狼銜肉飼之。後長與狼交。生七子女。以致蔓延其種。故曰狼子。○說儲阿史那子交狼。生十男。

夏翁有識

漱石閒談。江陰夏翁。巨家也。嘗出行過市橋。一人擔糞傾入其舟。幾汙翁衣。僮曰。此人無狀。盍執而撻之。翁曰。此出不知耳。知我寧肯相犯耶。歸閱債籍。其人乃負三十金無償。欲因此起釁。翁折券免之。人服其識。翁與宜興徐文靖公。薄連姻。文靖書囑

云傳語親家翁。凡訟皆無害。惟不可犯人命。翁蓋服文靖之訓。不忘云。

決黠僕

宋羅點守平江。有主訟其逐僕欠錢者。審問得實。而僕狡黠。欲污其主。自陳嘗與主之侍妾通。點知其誣。乃判云。奴既負主錢。又私其婢。事雖無証。即其自供。合從姦斷。責還所負。外徒配施行。所有女使。俟主人有詞。日另究。聞者快之。

沉竹籠

唐李福鎮南梁。境內多朝貴庄產。子孫僑寓其間。相習為非。不聽官府檢束。閭巷苦之。福蒞任。命造大竹籠數具。召其尤橫者來。問其家世譜第。在朝姻親。乃曰。郎君輩藉如此地望。而作如此不法事。無乃辱於存亡乎。今日痛懲。賢親戚聞之。必稱賞老夫也。遂命盛以竹籠。投之漢江。曰。若輩生不受檢束。死當被牢籠。由是眾皆惕息。

杖樂工

天寶中。梨園子弟有阿雛者。善笛。頗被寵眷。怙勢橫行。犯法當死。洛陽令崔隱甫捕之。雛走匿禁中。乞哀于帝。帝乃以他事召隱甫入對。雛在帝側。帝指謂隱甫曰。就卿乞得此人否。隱甫免冠奏云。陛下此言。輕官法而重賤工也。臣請罷職。再拜欲出。帝